

天國花園

天 国 花 园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泽 文 出 版 社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bø Forlag, Odense,
Denmark, 1949 年版本

天 国 花 园

〔丹〕安徒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广西人民出版社重印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375 插页2 字数64,000

1978年6月新1版 1979年8月广西第1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10188·30 定价: 0.37元



皇帝的新裝

難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为了要穿得漂亮，把所有的錢都花到衣服上去了，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軍隊，也不喜欢去看戲。他也不喜欢乘着馬車去逛公園，除非是为了去顯耀一下他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鐘头要換一套新衣服。人們提到皇帝时总是說：“皇上在會議室里。”但人們一提到他时总是說：“皇上在更衣室

里。”

在他住的那个大城市里，生活很轻松，很愉快。每天有許多外國人到來。有一天來了兩個騙子。他們說他們是織工。他們說，他們能織出誰也想像不到的最美麗的布。這種布的色彩和圖案不僅是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縫出來的衣服還有一種奇異的作用，那就是不稱職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見這衣服。

“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皇帝心里想。“我穿了這樣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國里哪些人不稱職；我就可以辨別出哪些人是聰明人，哪些人是傻子。是的，我要叫他們馬上織出這樣的布來！”他付了許多現款給這兩個騙子，叫他們馬上開始工作。

他們擺出兩架織機來，裝做是在工作的樣子，可是他們的織機上什麼東西也沒有。他們接二連三地請求皇帝發一些最好的生絲和金子給他們。他們把這些東西都裝進自己的腰包；但是他們却在那兩架空洞的織機上假裝在忙碌地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我很想知道他們的布究竟織得怎樣了，”皇帝想。不過，他立刻就想起了愚蠢的人或不稱職的人是看不見這布

的。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在。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全城的人都听到说过这布料有一种奇異的力量，所以大家都很想趁这机会來測驗一下，他們的鄰人究竟有多笨，有多傻。

“我要派誠实的老部長到織工那兒去看看，”皇帝想。“只有他能看出这布料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这个人很有头脑，而且誰也沒像他那样称職。”

因此这位善良的老部長就到那两个騙子的工作地点去。他們正在空洞的織机上忙忙碌碌地工作。

“这是怎么一回事？”老部長想，把眼睛睜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什么东西也沒有看見！”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話說出來。

那两个騙子請求他走近一点，同时問他，布的花紋是不是很漂亮，色彩是不是很漂亮。他們指着那兩架空洞的織机。这位可憐的老大臣的眼睛越睜越大，可是他還是看不見什么东西，因为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看。

“我的老天爺！”他想。“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嗎？我

從來沒有懷疑過我自己。我決不能讓人知道這事情。難道我不稱職嗎？——不成；我決不能讓人知道我看不到布料。”

“吶，你一點意見也沒有嗎？”一個正在織布的織工說。

“啊，美極了！真是美妙極了！”老大臣說。他戴着眼鏡仔細地看。“多么美的花紋！多么美的色彩！是的，我將要呈報皇上說我對於這布感到非常滿意。”

“噫，我們聽到您的話真高興，”兩個織工一齊說。他們把這些稀有的色彩和花紋描寫了一番，還加上些名詞兒。這位老大臣注意地聽着，以便回到皇帝那里去時，可以照樣背得出來。事實上他也就這樣办了。

這兩個騙子又要了很多的錢，更多的絲和金子，他們說這是為了織布的需要。他們把這些東西全裝進腰包里，連一根線也沒有放到織機上去。不過他們還是照常繼續在空洞的機架上工作。

過了不久，皇帝又派了另一位誠實的官員去看看，布是不是很快就可以織好。他的運氣并不比頭一位大臣的好：他看了又看，但是那兩架空洞的織機上什麼也沒有，他什麼東西也看不出來。

“你看這段布美不美？”兩個騙子問。他們指着一些美

丽的花纹，并且还作了一些解释。事实上什么花纹也没有。

“我并不愚蠢！”这位官员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不配担当现在这样好的官职吧？这也真够滑稽，但是我决不能让人看出来！”因此他就把他完全没有看见的布称赞了一番，同时他对他们说，他非常喜欢这些美丽的颜色和巧妙的花纹。“是的，那真是太美了，”他回去对皇帝说。

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美丽的布料。

当这布还在织的时候，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一次。他选了一队特别圈定的随员——其中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诚实的大臣。这样，他就到那两个狡猾的骗子住的地方去。这两个家伙正在全副精神织布，但是一根线的影子也看不见。

“您看这不漂亮吗？”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陛下请看，多么美丽的花纹！多么美丽的色彩！”他们指着那架空洞的织机，因为他们以为别人一定会看得见布料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真是荒唐！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作皇帝吗？这真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啊，它真是美極了！”皇帝說。“我表示十二分地滿意！”于是他就点头表示滿意。他裝做很仔細地看着織机的样子；因为他不願意說出他什么也沒有看見。跟他來的全体隨員也仔細地看了又看，可是他們也

沒有看出更多的东西。不过，他們也照着皇帝的話說：“啊，真是美極了！”他們建議皇帝用这种新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上这衣服親自去参加快要举行的遊行大典。“真美！真精致！真是好極了！”每人都随声附和着。每人都說不出的快乐。皇帝賜給騙子每人一个爵士的头銜和一枚可以挂在扣子洞上的勳章；并且还封他們为“御聘織师”。

第二天早晨遊行大典就要举行了。在头天晚上，這兩個騙子整夜不睡，点起十六支蠟燭。你可以看到他們是在赶夜工，要完成皇帝的新衣。他們裝做把布料从織机上取

下來。他們用兩把大剪刀在空中裁了一陣子，同時又用沒有穿綫的針縫了一通。最后，他們齊聲說：“請看！新衣服縫好了！”

皇帝帶着他的一羣最高貴的騎士們親自到來了。這兩個騙子每人舉起一只手，好像他們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他們說：“請看吧，這是褲子！這是袍子！這是外衣！”等等。“這衣服輕柔得像蜘蛛網一樣；穿着它的人會覺得好像身上沒有什么东西似的——這也正是這衣服的妙處。”

“一點也不錯，”所有的騎士都說。可是他們什麼也沒有看見，因為實際上什么东西也沒有。

“現在請皇上脫下衣服，”兩個騙子說，“我們要在這個大鏡子面前為陛下換上新衣。”

皇帝把身上的衣服統統都脫光了。這兩個騙子裝做把他們剛才縫好的新衣服一件一件地交給他。他們在他的腰圍那兒弄了一陣子，好像是系上一件什么东西似的：這就是后裾^①。皇帝在鏡子面前轉了轉身子，扭了扭腰肢。

“上帝，這衣服多么合身啊！式樣裁得多么好看啊！”大

^① 后裾（Slaebet）就是拖在禮服后面很長的一塊布；它是封建時代歐洲貴族的一種裝束。

家都說：“多么美的花紋！多么美的色彩！這真是一套貴重的衣服！”

“大家已經在外面把華蓋準備好了，只等陛下出去，就可撐起來去遊行！”典禮官說。

“對，我已經穿好了，”皇帝說，“這衣服合我的身么？”
于是他又在鏡子面前把身子轉動了一下，因為他要叫大家看出他在認真地欣賞他美麗的服裝。

那些將要托着后裾的內臣們，都把手在地上東摸西摸，好像他們真的在拾起衣裾似的。他們開步走，手中托着空氣——他們不敢讓人瞧出他們實在什麼東西也沒有看見。

這麼着，皇帝就在那個富麗的華蓋下遊行起來了。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說：“乖乖，皇上的新衣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麼美麗！衣服多麼合身！”誰也不願意讓人知道自己看不見什麼東西，因為這樣就會暴露自己不稱職，或是太愚蠢。皇帝所有的衣服從來沒有得到這樣普遍的稱贊。

“可是他什麼衣服也沒有穿呀！”一個小孩子最後叫出聲來。

“上帝喲，你聽這個天真的聲音！”爸爸說。於是大家把

这孩子講的話私自低声地傳播開來。

“他並沒有穿什麼衣服！有一個小孩子說他並沒有穿什麼衣服呀！”

“他實在也沒有穿什麼衣服呀！”最後所有的老百姓都說。皇帝有點兒發抖，因為他似乎覺得老百姓們所講的話是對的。不過他自己心裡卻這樣想：“我必須把這遊行大典舉行完畢。”因此他擺出一副更驕傲的神氣，他的內臣們跟在他後面走，手中托着一個並不存在的後裾。



幸运的套鞋

1 开 端

在哥本哈根的东街离皇家新市场①不远的一幢房子里，有人开了一个盛大的晚会，因为如果一个人想被回请的话，他自己也得偶尔请请客才成呀。有一半的客人已经坐在桌子旁玩扑克牌，另一半的客人却在等待女主人布置下一步的消遣：“唔，我们现在想点什么来玩玩吧！”他们的

晚会只發展到这个地步，他們尽可能地聊天。在許多話題中間，他們忽然談到“中世紀”这个題目上来。有人認為那个时代比我們的这个时代要好得多。是的，司法官克那卜热烈地贊成这个意見，女主人也馬上隨声附和。他們兩人竭力地反对奥尔斯德特在年鑑上所寫的一篇論古代和近代的文章。这篇文章基本上稱贊現代。但司法官却認為漢斯②王朝是一个最可愛、最幸福的时代。

談話既然走向兩個極端，除了有人送來一份內容不值一讀的報紙外，沒有什麼東西打斷它——我們暫且到放外套、手杖、雨傘和套鞋的前房去看一下吧。這兒坐着兩個女僕人——一個年青，一個年老。你很可能以為她們是來接她們的女主人——一位老小姐或一位寡婦——回家的。不過假如你仔細看一下的話，你馬上會發現她們並不是普通傭人：她們的手很嫩，她們的行動舉止很大方。她們的確也是這樣；她們的衣服的式樣也很特別。她們原來是兩個仙女。年青的这个並不是幸運的女神本人，而是替女神傳送

① 這是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個大廣場，非常熱鬧。

② 漢斯（Hans, 1455—1513）是丹麥的國王，1481—1513 年兼做瑞典的國王。

幸运小礼物的一个女僕。年長的那个的外表非常庄嚴——她是憂慮的女神。無論做什么事情，她总是親自出馬，因为只有这样她才放心。

她們談着她們这天到一些什么地方去过。幸运的女神的女僕只做了几件不太重要的事情，例如：她从一个驟雨中救出了一頂嶄新的女帽，使一个老实人从一个地位很高的糊塗蛋那里得到一声問候，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不过她馬上就要做的一件事情却是很不平常。

“我还得告訴你，”她說，“今天是我的生日。为了慶祝这个日子，我奉命把一双幸运的套鞋送到人間去。这双套鞋有一种特性：凡是穿着它的人馬上就可以到他最喜欢的地方和时代里去，他对于時間或地方所作的一切希望，都能得到滿足；因此下边的凡人也可以得到一次幸福！”

“請相信我，”憂慮的女神說，“他一定会感到苦惱。当他一脫下这双套鞋时，他一定会說謝天謝地！”

“你这是說的什么話？”对方說。“我現在要把这双套鞋放在門口。誰要錯穿上了它，就会变得幸福！”

这就是她們的對話。

2 司法官的遭遇

時間已經不早了。醉心于漢斯的朝代的司法官克那卜想要回家去。事情湊巧得很：他沒有穿上自己的套鞋，而穿上了幸運的套鞋。他向東街走去。不過，這雙套鞋的魔力使他回到三百年前國王漢斯的朝代里去了，因此他的腳就踩着了街上的泥濘和水坑，因為在那個時代里，街道是沒有鋪石的。

“這真是可怕——髒極了！”司法官說。“所有的鋪道全不見了，路燈也沒有了！”

月亮出來還沒有多久，空氣也相當沉悶，因此周圍的一切東西都變成漆黑一團。在最近的一個街角里，有一盞燈在聖母像面前照着，不過燈光可以說有名無實：他只有走到燈下面去才能注意到它，才能看見抱着孩子的聖母圖像。

“這可能是一個美術館，”他想，“而人們卻忘記把它的招牌拿進去。”

有一兩個人穿着那個時代的服裝在他身邊走过去了。

“他們的樣子真有些古怪，”他說。“他們一定是剛剛參加過一個化裝跳舞會。”

这时忽然有一陣鼓声和笛声飄來，同时也有火把在閃耀着。司法官停下步子，看到一个奇怪的遊行行列走过去了。前面一整排鼓手，熟練地敲着他們的鼓。后面跟着來的是一羣拿着長弓和橫弓的衛士。行列的帶隊人是一位教會的首長。驚奇的司法官不禁要問，這場面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人究竟是誰？

“这是瑟蘭①的主教！”

“老天爺！主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兒要这样做？”司法官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这不可能是主教！

司法官思索着這個問題，眼睛也不向左右看；他一直走过东街，走到高桥广场。通到宫前广场的那座桥已經不見了，他只模糊地看到一条很長的溪流。最后他遇見兩個人，坐在一条船里。

“您先生是不是擺渡到霍尔姆去？”他們問。

“到霍尔姆去？”司法官說。他完全不知道他在一个什么时代里走路。“我要到克利斯仙碼頭、到小市場去呀！”

那兩個人呆呆地望着他。

① 丹麥全國分做三大區，瑟蘭（Sjaelland）是其中的一區。